

王衡著

愛之衝突

北新書局印行

王衡著

愛
之
衝
突

北新書局印行

愛之衝突目錄：

老人與酒甕的故事	一
綠鐔	一三
可憐兒	二一
M.君初瘋之語	五三
愛之衝突	五九
清溪	一〇七
餘波	一一九
R. R. 寄 S. M.	一三五
愉快中之一瞥	一四七
除夕	一五五

共產黨

一五九

冬夜的爐邊

一七五

老人與酒甕的故事

陽光晞紅，照上粉牆，翠竹青松交映屋角上。早炊烟火，由烟筒突出化做薄薄地浮雲，飄浮天際，隨風吹蕩不定。對面大路上來了一羣鄉人，担着棉花，豆子，膏粱，大蔴，馬鈴薯等等的貨果，似入市的光景，互相譚笑走過村旁。內中一個五十餘的斑白了兩鬢，赤着雙腳，穿着藍布大褂，精神尙覺矍鑠老人；他手中除攜着半新半舊的一個竹筐外，還負上一只星星閃灼的小馬秤。他面上那棗紅色的皮膚放出了一種反抗光綫的光采。尤顯出他健康的意味。

他們恰走過這小村落的時候，忽然屋中出來了一個七歲的小孩，梳着羊角頭，束着髻兒的絨繩兩邊垂着；他見了這五十餘的老人，嘻

嘻嘻地走上前去，似笑似謔的呼道：

『「谷谷雪」的老人家，你又去入市了！你何不在家裏「谷谷雪」呢？』

那老人見這小孩向他開玩笑，便順口地說：

『那，我就到你家去「谷谷雪」，不走，——別害怕，我趕完

市，回頭便來！』

小孩聽得那老人要來他家，他很驚訝很害怕的跑進屋裏去藏了！原來「谷谷雪」是湖南甯遠東鄉的方言，就是慢慢飲酒的意思。

因為那入市的老人，在二十餘年前的時候，是一個苦力的工人，終日傭工，僅足糊口。他是沒有父兄姊妹的人，沒有一切的負擔，傭工每日所得工資每日四十文，他並不去儲蓄，因為他最愛的是酒，所以他那工資，便變做酒資了。他那「谷谷雪」的故事是他一生歷史最放光

彩的一段，從先總不肯告人家。

夕陽西下，晚風入戶的時候，七歲的小孩又在坪中遊戲了，那五十餘歲「谷谷雪」的老人，蹣跚回來了。他的竹筐中盛滿了蔬菜和零星什物。他一跛一跛緣着屋邊的石級上來了。也帶笑帶謔的向小孩說道：

『現在真要到你家來喝酒了！跟我來，我買了菓子送你哩！』說時已跛進樓走向大庭去了。

小孩的叔叔，正坐在庭外的石墩上，見老人來了，他很高興地向老人拱手相迎道：

『孚遠公，好久沒相見了！今兒肯來我這裏一看，是甚麼風吹你來的？』

老人很慈祥的說道：

『甚麼風，別笑話了。因為今天上午你小姪兒很頑皮似的叫我的諱名「谷谷雪」所以高興了，要來同你「谷谷雪」呢？』說時賞放賜了竹篴，在內裏拿出了很多的菓子，交給小孩的叔叔，便要他他下家中一切的小孩兒。

小孩兒的叔叔候他喝了一會，便笑對他說道：

『今夜很有功夫，聽聞你當年祕不告人的「谷谷雪」的故事，很有趣味，但是我們這裏交通不便，消息不靈，雖然傳遍了一鄉，我卻還未聽的清楚，你肯詳細地告訴我嗎？』

孚遠公他一邊着力的揮搖他那十文錢買的那把紅油紙扇，一邊用手攏一攏他那斑白的兩鬢，聲調裏充滿了和藹與高尚的氣味說道：

『那故事果然有趣，我現在五十餘了，距那時差不多到了三十年，我自己覺得何必不說呢。但是若要我說全幅情景，却濛濛糊糊，

記不完全，但是喝得半醉，或可高興記憶一些。」

小孩的叔叔原是個『飲酒大王』聽見他說同調，真是興高采烈，酒逢知己，便不絕口的叫道：

『好！好！我倆今夜煮酒談天，請你告訴我們那故事罷！可是別要杜撰典故纔好！』

孚遠老人道：

『那自然！不過酒却非頂上的不可。』

小孩兒這時在旁邊聽說要講那「谷谷雪」的故事，喜的手舞足蹈眼瞴瞴地瞧着老人家。他手中的果子，恰嚙了一口，殘缺的捧着。他臉上隨着老人的聲浪，起了一種樂不可支的態度。他媽媽叫他去食飯的呼聲，他一點都沒有聽着。後來他媽沒有法子叫他去，祇有替他拿那小小木碗，盛了飯菜，和箸子一并送來。於是他把殘缺的果子，順

手摔入衣袋中，接着木碗和箸子，在旁邊隨食隨聽故事。

酒菜列上席了。老人坐在上席，小孩的叔叔坐在下面，提壺和老人酌酒。老人牙齒已半脫落，食物却很能幹。酒至數巡，老人高聲說：

『那年我在鴻客家裏傭工，我的屋與他的牛欄，相距很近。有一日的作活，真是令人不堪。你猜是甚麼一回事？啊！就是除那牛欄中的牛糞。從牛欄到那堆糞的場所，約有一里多遠。每次盡力裝運，我那時力氣正強，任人選輕的，我挑重的，一個上午往返十餘次。到正午他們都去食飯，我還在那裏掘。方用力掘下的時候，忽聽得喀喇一聲，掘破一物。我用手去捫，是一個甕蓋。我想甕蓋，怎麼投在這裏？於是起了一種好奇心，看再有甚麼東西，輕輕鋤開一看，却瞥見一甕兒口的邊緣。再掘一次，見圓圓的甕口，盛滿了糞泥相混的穢

物。我那時喜歡中聯想我沒有酒甕，若掘出此甕，還不破時，拿回盛酒，沒有更便宜的了。於是謹慎地把四面的糞除去，見甕兒尙有一半埋在泥裏，順手又把泥也掘開了。拿在手中一看，却沒破一點，甕內裝滿了泥，很沉重的。甕兒大約可容一斗水酒，高一尺許，雖然四面尙附着有污泥，却光閃閃的耀人目。我見了喜不自勝，出去洗了手，急急用衣襟抱起，便回到屋子來。在抱起將走未走的時候，我恐怕人們瞧見，心裏二分的張皇，起了一種害怕和驚疑的神氣。忽聽得屋角上拍拍兩聲，我的魂兒幾乎赫得不附體，頭上如受了一個霹靂一般。看時却是一隻雄雞在簷下石級上拽翅呢！在這時候，雞鳴，犬吠，風吹，草動，都似在旁看我一般。汗到這時，也流得多了。好容易，攜到我屋裏去，我想如鴻客他們那樣發的人，本不在乎有這個甕兒；但是他不願意人家得他一點便宜的。若告訴然後拿回，他一定又

說他別有用處，不肯送我了。所以我那時愛甕兒可以盛酒，冒險把他拿走了。』

老人呷了一大口酒，繼續向上說道：

『我那時放下了甕在我的床下，仍舊帶了門去作工。後來他家的婢女雲歸來叫道：孚遠公，吃飯了，他們將要吃完了呢。我心裏仍是忡忡不甯。我走到廳上，那些伙夥們說孚遠公今天辛苦的很，請主人家給一壺酒與他喝，我們情願晚上不喝。果然主人叫人送了一壺酒來。』

小孩的叔叔說，『就這樣完了嗎？』

『不，別忙，』老人說：

『那日我回到家中，約末九點鐘了。我燃上我的燈兒，關上了我的柴門，拿出了我心裏珍愛的甕兒來，剔去口內的泥，剔到一半，却

似有甚麼物件在內。我駭極了，用手進去一探，拿出五六枚似玫瑰色的石子，大如雞蛋。我們是鄉裏人，從沒見着這樣玲瓏可愛的石塊，我如得到了寶貝似的喜歡了。末了一一傾出，計有一百三十餘枚。我這時甚怕，怕的是恐鴻客家裏知着，怕中却又喜歡，喜的是得到了逾量的酒資。我想到我最愛的是酒，人生最難得的是幸福，我平日沒有錢買酒，衣服，臺桌，橙板，被蓋，以及一切所有的什物，還不惜拿去換酒，我何惜拿這石子去賣了來買酒呢。於是我過了幾日，悄悄走到一州，把這石子發賣，却值那州有個漂亮公子，愛玩古董玩品，見了這石子，用一百元買去了，我得了這百元，攜回來藏了。一元一元的換用，充作酒資，那時的酒三文錢一壺，米六文錢一升，鹽一文錢有一大包，油有兩個錢足吃一日，總計一日的用度有三十多文便夠了。況且我有兩畝薄地，一人自耕自給，不和人家作工，也可以安然

度日了。我除了努力自己作工外，每日沽酒一瓶，豆腐數文，在屋簷下自斟自酌，使一日作工的疲勞，都從此中恢復了，人們見我陡然態度變了，都疑我發了千萬不正的財，其實僅僅一百元呢。後來看看百元用完了，我不得不勤勉作我自己的田土，維持生活，瞬間，不覺度了十餘年。年年收穫不豐，兵匪又騷擾了不得，同居的，十八九死亡了，不死的也遷徙了。我却因那點款兒的分潤，和自己日日的努力耕作，得此留存到今日。鴻客家呢，却因十年來，遭人命三次，被匪劫一次，家產敗了，人也完了。」

小孩的叔叔問道：

『你現在的生活，如何呢？』

老人說：『唉！那可不問了！現在吃飯這兩個字兒，在我們苦力更不得了，工資雖說由四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，但油鹽柴米，也水漲

船高了。我回想當年傲然答人的話，真是慚愧！」

小孩的叔叔道：『想你那時說慢慢飲我的酒的時候……』

譚的正高興，忽然壁上的鐘已打九下了。一輪明月，射上棹來，池塘上起了一陣清風，將蟋蟀紡織兒的鳴聲送入了庭院來，如鋼琴在莊嚴的教堂內奏着。鬚髮的七歲小孩在這時候得到一種慈愛和平適的暗示，立着旁邊聽完了故事。

老人這時離了席，散步庭中，休息一會，他拿了那竹筐和秤兒拜別了。小孩的叔叔，送出門外，候着他去遠了纔回屋來。

一九二四，八，二七。

綠 罈

我今晨很早起來了。我忽然地嗅着一種清香，口涎不禁地往喉管下咽。這是我生命沉悶多年來沒有碰着的味兒，從那兒發出的？於是乎我的眼光向各處尋找。呵！綠色的罈兒！牠是多麼令我愛牠！呵！是這中蘊藏這芬芳和濃郁嗎？我祇有不住的望牠發癡。

「哈！哈！您——香味——您難怪在這裏！可惡的繩索，可惡的紙蓋！您們縛束牠，您們包圍牠，我非得撕碎您們不可！」我手持裁紙的鋒利的小刀，把麻繩割成一段一段，解除牠的束縛了。那紙蓋也撕成碎片，如蓮花瓣兒被風吹得跳舞了。我愛這香味，我把牠放在懷中，我和牠接了一個吻。呵！這是何等的愉快！